

## 最后一次党课，纪念导师谢毓元先生

### （一）

2021年3月27日中午，我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参加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举行的党日活动，突然接到杨春皓师兄的电话，说先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当时仿佛晴天霹雳，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后面赶紧重新安排各种工作上的事情，4月3日来上海参加谢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见了先生最后一面。

谢先生生于1924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今年实际已经97岁高龄，我们大多数学生只是和他度过了3至5年的时光。4月3日，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治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纪念短片，回顾了先生的一生，很多片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也让我对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先生用一生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科研教学课，最后一堂党课。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先生在采访中谈到他几次因为国家需求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每次都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当听到他铿锵有力的总结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我深受鼓舞。自己现在也走上了科研道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带领科研团队、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一线科研攻关。当遇到各种困难时，有时也会发些牢骚和抱怨。但回想起来，这些小困难和先生的经历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随着国家的强盛，我们现在的科研条件和先生自己做实验时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有用的科研成果呢？

看着先生躺在鲜花丛中，面色安详，这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了，但您为国家鞠躬尽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的无私科研拼搏精神，会一直留在我们心中，一代代传下去。先生千古！

### （二）

今天是4月19日，我的导师谢毓元先生的生日，半夜起来，想起年前的计划，本来今天应该从广州来到上海，或者是和师兄兄弟们在网上欢聚一堂，给先生祝贺生日，但今天却再也听不到先生的声音了。

谢先生不仅是我的导师，而且和我的外祖父同龄。上研究生时，由于我家在吉林，路途遥远，一般1年只回2次家，更多的时候是把谢先生当外公看待的。

我入先生门下较晚，2001年入学时先生已经77岁了。由于我基础较好，动手能力尚可，先生给了我很大的科研自主权，而且支持我多参与学生会工作，这给了我更多方面的锻炼机会，在研究生阶段就培养了科研思维和组织能力，为以后独立带领科研团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上海药物研究所搬迁至浦东。新所距离谢先生家过于遥远，谢先生就仍然留在太原路294号办公。后来，我担任了药物所研究生会主席一职，有时要来生命科学研究生院参加活动，就提前从浦东出发，中午到先生的办公室给先生带些团队资料，同时陪先生聊聊天。先生打牌技艺高超，桥牌水平更是所里的翘楚，可惜我们大多数师兄弟都不会打桥牌。我给先生的电脑设好了网上牌类活动的网站，没想到先生很快就掌握了上网技巧，而且可以直接和国外的牌友对战。由于先生的外文能力太好，我们毫不意外，但先生能够在快80岁的时候快速学会电脑，实在让我们感慨先生的学习能力。



2006年4月16日谢先生82周岁生日聚会（0419）

2006年，我在博士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发言，先生作为学术委员会主席就坐在前排，令我倍感骄傲。



2006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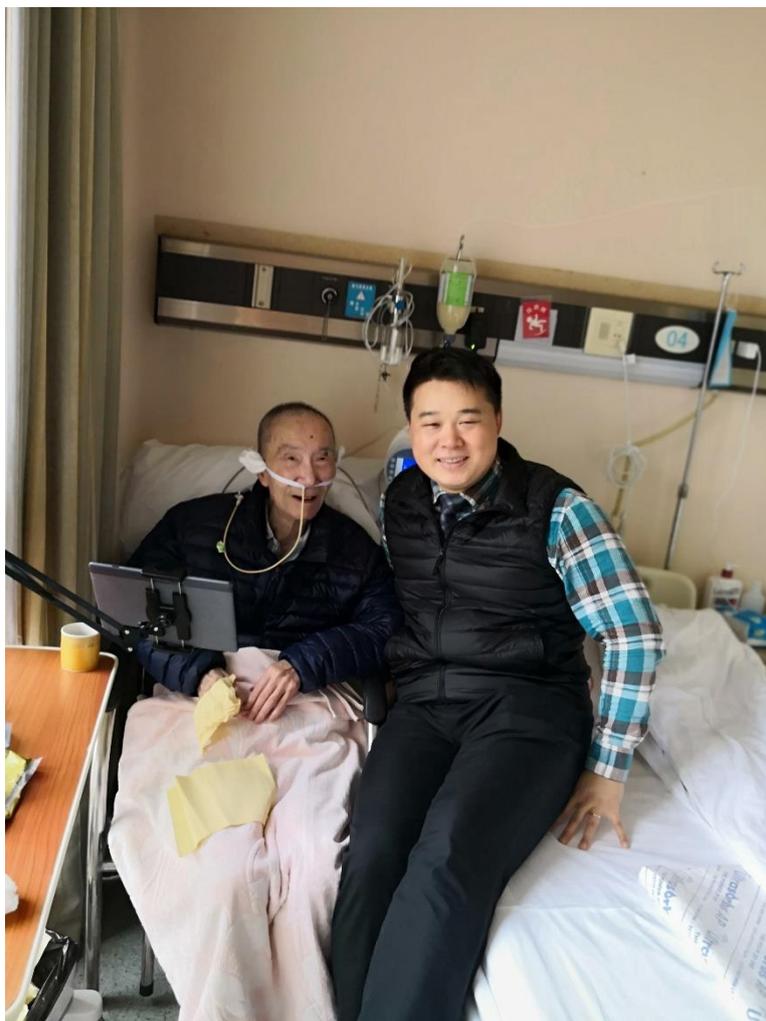


2006年赴美留学前去谢先生家里辞行

2006年，我博士毕业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每逢春节和先生的生日我都给先生打电话，听到先生身体健康，我在国外也很高兴。2010年，我觉得时机成熟

了，想回国发展，而且想把研究方向集中在中药活性成分的结构优化上，但还多少有些犹豫。询问先生意见时，他给了我肯定的回答，认为国家以后一定会大力支持中医药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建议我要把握机会。现在国家对中医药研究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所带领的科研团队也发展顺利，十分感谢先生在人生关键阶段做出的指引。

2019年1月，我在上海开会期间抽时间去看谢先生，和他聊起他爱看的篮球。我发现先生记忆力和以前没有差别，对现在的以前的球星资料都如数家珍，实在令因为压力而基本变成伪球迷的我自愧不如。



2019年1月7日探望谢先生

2019年，谢先生95周岁生日，大家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记得当时蒋华良院士说他想好了给谢先生100周岁的礼物，我们都想早日看到谜底。

2020年，由于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不方便来上海了，大家就在网上给谢先生过了一个生日，记得岳建民院士的夫人还给谢先生唱了一段戏词。



2020年4月19日 谢先生在网络上和大家见面

今天是星期一，等会儿还要和学生们开组会，凌乱的写了一下记忆中的点滴。  
怀念先生。

学生 刘博  
2021-4-19